

在革命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人道，那是仁爱、宽恕和情义。

——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



# 把兄弟

王兆军 / 著

作家出版社

# 把兄弟

王兆军 / 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把兄弟/王兆军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3. 10  
(中国文学创作出版精品工程)  
ISBN 978 - 7 - 5063 - 6856 - 8

I. ①把…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7691 号

## 把 兄 弟

---

作 者: 王兆军

责任编辑: 汉 睿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420 千

印 张: 28.25

印 数: 001 - 10000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856 - 8

定 价: 38.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王兆军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小说、散文及报告文学创作，兼及文化研究。其《拂晓前的葬礼》获中国第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原野在呼唤》获中国第三届报告文学奖。出版有长篇小说《盲流世家》、乡下人三部曲（《白蜡烛》、《青桐树》、《红地毯》），收入国家图书馆馆藏建国六十年五百部优秀小说）、《绿帽子》等；短篇小说集《蝌蚪与龙》；儿童小说集《吊瓜失踪记》等；散文随笔集《碎玻璃》、《皱纹里的声音》、《眺望红尘》、《风骨随身》等；村史《黑墩屯——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素描》等。小说《白蜡烛》、《落凤坡人物》、《关于井神街四季的卡片》等作品被译成日文、英文、德文。其艺术评论作品主要有《王沂东的风格》、《胡石画评》、《论花鸟精神》等。

# 目 录

## 卷 一

- 第一章 历史拐弯处好汉踟蹰  
绣球到手时才子逞能
- 第二章 大眼睛紧盯仇人  
不死鸟傲视对手
- 第三章 机缘巧合老同志说事  
随波逐流扎纸匠移居
- 第四章 田家祥办厂初衷一贯  
莫先生出山约法三章
- 第五章 张二妮上坟了结从前  
田永昌送礼投其所好
- 第六章 情深深三老对八戒  
意迟迟入行复改行

## 卷 二

- 第七章 异曲同工天丝对天目  
同命相怜大妮护小妮
- 第八章 小伙子当街举棍棒  
机灵女小院用蚊香
- 第九章 薄情郎因情得湘妃  
贪财人为财失婵娟
- 第十章 烦恼人人有各自不同  
快乐处处生因人而异

- 书策交突物更烈痴心 章一十第
- 干板面直找猫坐不穿 章二十第
- 新官贼蛋心育毒刺 章三十第
- 感天决毒耕天人端 章四十第
- 要武可碍古推山文畏 章五十第
- 端高可难田公佛二米 章六十第

## 三 卷

- 福奈强曲刻不碍人大 章七十第
- 梅红 equal 心出平青小 2
- 同生十武道只念夫 章八十第
- 得宝不心书出割破 18
- 不共富由因翻行真 章九十第
- 合到土命舍博凶端 36
- 事大强难防象况神 章一百第
- 乘叔青人推手扶底 52
- 耐叔将醉意凉即响益好 章一百一十第
- 愿是前成伙只哭号只泪 66
- 面紫温表共端君小 章一百二十第
- 越视醉天口南辛十 82
- 只到父对番密和壁翻 章一百三十第
- 牌否兵心制番美直改 章一百四十第
- 醉如客荷直响泰夫 章一百五十第
- 不朝文南燕又所禁 102

## 四 116

- 飞翅幸不醒大醉刺湖 章一百六十第
- 童堡情意琳被天小珍 129
- 空来快念幽味空悲快醉 章一百七十第
- 草近离如干象木惹事好 143

第十一章	心旌摇曳时突发事件 笔下生花处直对手	158
第十二章	谋事有心还须有道 做人无情难免无趣	172
第十三章	贾文化讲古钩沉提要 张二妮忆旧放怀高歌	188

### 卷 三

第十四章	大人物不慎泄密穿帮 小青年用心平地抠饼	204
第十五章	失态只在方寸之间 痴情往往心不在焉	222
第十六章	真打假因功落井下 虚应酬舍命上楼台	239
第十七章	听兄弟说政经大事 逼对手做人畜对亲	258
第十八章	说拉弹唱意在精神对抗 抚尸号哭只为知情报恩	275
第十九章	小巷深处鬼影蒙面 十字街口无赖断肠	291
第二十章	隔壁听密语侠女拔刀 夹道焚情物心灵告别	307
第二十一章	失魂魄宦游客成蛹 祭祖坟漂泊女释怀	323

### 卷 四

第二十二章	胳膊拗大腿不幸挨打 好心无好报意外坠崖	336
第二十三章	招财进宝和尚念外来经 移花接木兔子吃窝边草	350

第二十四章	大打出手不得已攻其下 守道以约知耻者近乎勇	369
第二十五章	痴女人相思苦用心 傻小子情急不择路	385
第二十六章	黑土地启发灵感 酷太岁设计套儿	398
第二十七章	真相大白后夫妻撒手 痛定思痛时故人宽宥	412
第二十八章	论进退天道自在 说图画警钟长鸣	431





## 第一章

绣球到手时才子逞能  
历史拐弯处好汉踟蹰

田家祥至今难忘二十多年前那个让他心情大落大起的黄昏。那是他人生道路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拐点。为此，他一直对那位兄弟心存感激。

那天下午，风和日丽，按说算是秋天里的一个大好日子。傍晚时分，天空平铺了一层斑斓的云霞，田家祥在村西的阡陌上踟蹰而行。此时他心情灰暗，无法言说的郁闷没处发泄。背对落日，他瞭望被切割成小块小块的田地，像个一直扮演主角的明星不得不面对一个被拆散的舞台。他步履游移地朝村庄走去，细长的身影像一条游动的水蛇。他憎恶那条晃动的影子，情不自禁地回过头去，盯了一眼夕阳，此时落日像一个熟过了头的、即将腐烂的大柿子。这样的感受让他浑身乏力。他想坐在田埂上抽支烟，排遣近来日渐浓重的烦躁。

此时一个矮小的身影正尾随着他。田家祥好几次踩到那个一出一没的影子，恨不能一脚踩下去，将之钉在地上，叫他动弹不得。那影子来自本村一农民——大名田永昌，诨号厚皮。人的诨名往往比真名更真实也更生动，田永昌的特点就是脸皮厚，不管你怎么说他、骂他、数落他、训斥他，他都不在乎。用他自己的话说：把脸夹在腩沟里照样过日子——这也是个本事呢！

田永昌亦步亦趋地跟着，央求着，中心意旨是想趁着这次分田，

多包几亩地。田家祥对他反复地说“知道了，知道了”，可厚皮还是不甘心。他翻来覆去地聒噪，一定要他这个当支书的大叔明确了到底是哪块田、几亩几分，何时办手续、按手印。田家祥对分田到户（官方称之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就心怀抵触，厚皮的唠叨让他不胜其烦。他索性停下来，厉声道：厚皮你这个王八蛋，车轱辘子话说了一百遍，存心要恶瘰我，是不是？

厚皮停了下来，猥琐地站在七步之外。他那眯缝的小眼、褶皱的鼻梁、歪曲的嘴角，一起协作着堆出一脸死乞白赖的笑，细声细气地说：大叔，您想骂，随便骂就是了，您侄子来到这世上就是供您骂的。您要是嫌不过瘾，揍我两巴掌，我也心甘情愿挨着。谁叫我是您的侄呢。不过，无论如何您得高抬贵手，让我多包几亩地。田家祥说：地都分完了，剩的都是修路用的预留地。厚皮说：留那么宽的路干吗呢，又不修飞机场！

田家祥没好气地说：田永昌我问你，全村的地都是按人头分的，是我没给你应摊的那一份呢，还是分地时短了你的尺码？厚皮满脸堆笑地说：大叔您这是哪里话呢，您办事公平，从来不曾掐亏给我吃。您侄我今天不就是想多喝两碗糊粥嘛。田家祥问：这以前，你喝的是西北风？厚皮既不退缩也不脸红，就着那话题说：咱大苇塘村的糊粥从来都比别的村子稠，社会主义走得刚刚的，那可是焦干的事实。可是如今上边变了窑火，怕是要走开回头路呢！

“走回头路！”这句话像铁锤一般沉重，正好砸在田家祥的心坎上，他眼前不由得一阵眩晕。他转过脸来，迎着灿烂的晚霞，气急败坏地朝厚皮吼道：永昌你这个王八蛋，哪把壶漏你提哪把！这风向潮流的事，我管得了吗？明知我心里跟吃死苍蝇似的，你还不依不饶地膈应我。你想就我头上拉屎撒尿摔鸡巴是不是？啊！

田永昌当即敛色肃立，不敢再吱一声。了解田家祥的人都知道，他有个习惯——如果他最后那句话是个反问，紧跟着又追加了一个带惊叹号的“啊”字，不管是谁，最好不要再跟他说什么——他生气了，不耐烦了，要发火了。此时如果继续啰嗦，说话人等于自找难堪——田家祥的表情多年来就是大苇塘村的晴雨表。厚皮是个聪明人，此时

就站在那里不动了，脸上挂着僵硬的、卑贱的、自嘲的笑。看着那个身影远去，厚皮喃喃地说：躲得过三枪，躲不过一马杈——这一回怕是要完了。

田家祥脚步沉重地走到大苇塘村的中心，一个丁字街口，打算去大队部看看。去那里看什么，他自己也茫然，好像脚底下带着某种习惯。大队部占据了街口的西北角，坐北朝南，西南角则是申凤坤的老宅子。丁字街口的东面是一片低矮老旧民房。从西向东，不久前刚刚抽出一条街道，街面与现有向西的道路一样宽。被拆的地方，一些黑乎乎的木棒和腐烂的屋草散发着腐朽的气息，路面虽然铺了一层新土，却依然压不住沉重的残破感。而且，南北方向的那条路到街口这里突然变窄了——凤坤家的东屋还在那里竖着。

晚霞稀薄，流云暗淡下来，大队部的瓦屋隐藏到暮霭的朦胧中，前墙上，“农业学大寨”的标语已经斑驳，留下许多不规则的划痕，那是拉庄稼、运柴草的车子划出来的道子——谁在乎标语啊！街南面，与大队部的前墙相对的，就是申凤坤家老屋的后墙，那里涂着“大力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新口号，格外醒目。墙根那边此时正聚着五六个消闲拉呱的村民，其中有申凤坤和他的长子申抱朴、女婿田两相，前任村支书田福申正在硬邦邦的布鞋底上敲打长长的旱烟管儿，近来常出外做小生意的田永顺正在神说六道，他的老爹田二墩子坐在路边一块石头上拿着草棍儿剔牙。

那些人的欢声笑语与田家祥此时的心情格格不入，他无意搭讪，径直朝大队部走去。田福申朝这边瞥了一眼，放大了声音说：要是跟人家小苇塘那样去年就分了地，现实说话（这是此地人的一句口头禅），各家粮食早就盛不下了！申抱朴迎风借势地说：谁叫咱是红旗单位呢，红旗不红了！田二墩子没注意到田家祥，兀自蹲在石头上说：潮流闹潮流！谁能挡得了？胳膊拧不过大腿，苘绳敌不过麻绳，才说的嘛！申凤坤显然看见田家祥了，声音一如既往的淡定：古人说得好，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他的女婿——申秀菊的男人——田两相别棱着脑袋说：还是生产队好，现在家里地里活多得累死人。田福申

叹道：老天爷不容易，再及时的雨水也有人抱怨淋湿了头发。

田二墩子终于发现田家祥就站在大队部门口，立即摞下剔牙的草棍儿，在石头上笃笃地敲着烟斗，向旁边的人示意，眼神里露出特有的警觉和恐惧，甚至还有几分懊悔。他问身边的田两相：刚才我说什么了我？田两相吓唬他说：我听见你刚才好像骂咱书记了，局子里马上就要来人抓你呢！田二墩子立马就紧张起来，说：能不能，政治的事我是从不插嘴的。申抱朴却放大了嗓门喊：墩子你怕什么！分田到户，不要干部！这句话，田家祥听了个清清楚楚。他瞪了申抱朴一眼，神情黯然地跨进大队部的门槛。

田家祥的心情坏极了，空前的坏，极端的坏。大苇塘村生他养他，多年来他一直心甘情愿地为这个村庄效力，至今未曾放弃。自从部队退役回来，种种艰难困苦坎坷挫折，他都没有含糊过，关节处总是一马当先，硬是将一个落后村变成本地区的先进单位。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整个村子都为此而自豪。多少年来，他从没失去理想的支撑，上级也一直支持他，不久前他还制定了大苇塘村十年发展规划，可是政策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觉得被那个自己一直信任的、依靠的、仰仗的力量抛弃了，心中有一种被出卖了的感觉。

田家祥脸色铁青，一脚踢开大队部办公室的房门。桌子上放着上级刚发下来的三张大奖状，他看都没看，一下子呼啦在手里，刺啦啦撕了个粉碎。他将撕碎的纸片撒向门外，碎片却软绵绵落在眼前的地上。他踏上一只脚，用力搓揉那些纸片，骂：红旗都不要了，还发什么扁日的奖状！干恶瘿人！

田家祥很在乎荣誉，心里长存着事事争先的豪情，不论是上级给的嘉奖还是老百姓的口碑，他都挺看重的。这些年大苇塘村每年都能拿到若干奖状、锦旗和奖品，其中有学大寨先进单位，有模范党支部，还有关于民兵训练、计划生育、普及教育、植树造林、发展沼气、拥军优属、棉田管理等多样名堂。这些奖励大多来自地县，有些还是省里发的。他将这些象征着荣誉的东西挂在办公室的墙上，视如生命。如今，这些东西看上去都暗淡无光了。

田家祥心烦意乱，趁了暮色回到家中。这个只有四间瓦房的小院子，此时在他眼里空洞而且恍惚。那盘踞在院子里的石磨显得十分冷漠，高大的枣树麻木地竖在暮霭中，暗处似有鬼魅蹲伏。几只鸡在鸡笼里拥挤着，发出唧唧咕咕的声音。一只公鸡还在鸡笼外边的地上逡巡辗转，似乎在寻找尚未进笼的母鸡。田家祥不小心踩到垫脚石上的一摊鸡屎，差点儿滑倒。他下意识地提那只崴掉的鞋，手上便黏了些臭烘烘的鸡粪。他在大枣树的糙皮上抹了抹手指，令人不堪的气息激发了他心头的无名火。可巧，那只尚未入笼的公鸡不知进退，正歪着脖子伸了头打量主人的尴尬。田家祥觉得这东西是在嘲笑他，一把抓住公鸡的脖子，就着身边的枣树摔去。

公鸡在地上扑腾挣扎了几下，抽搐着，慢慢地熄灭了生气。地上是散乱的五彩鸡毛，枣树干上流着深红的鸡血。鸡血刺激了田家祥的杀气，一不做二不休，他从鸡笼中又拽出一只母鸡来。母鸡呱呱叫着扑棱着，垂死的呼喊没有动摇主人的同情心，同样被摔死在枣树干上命赴黄泉。

田家祥的老婆王秀花听到凄惨的鸡叫声，打堂屋里出来，看到地上的死鸡，正要发作，却见丈夫一脸杀气，便短了气势，怯怯地说：鸡怎么着你了？朝什么撒气不好，偏要摔俺那几只鸡？你不吃（鸡蛋），永志还要吃呢！田家祥一听这话，气恼更增了三分，吼道：我又没杀人，你嗷嗷什么！王秀花期期艾艾地说：鸡，鸡怎么着你了？田家祥吼道：你说鸡怎么着我了？我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明摆着，它在我眼前拉屎了，它们成心要恶心我、腻歪我！我摔的是鸡，不是人！知道吗？啊！

王秀花听到这个“啊”字，不敢再说什么了。

田家祥没有进屋，就那样靠着石磨站着，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种最廉价的劣质烟。在石磨和大枣树之间的空地上，彻底不喘气的公鸡和母鸡躺在那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血腥的氤氲。田家祥看着地上的景象，眼神迷茫，无动于衷，就像个梦游中走来的人。

王秀花嘟囔道：跟谁有气找谁出，别扳着门框使假枪！

田家祥望着黑下来的天空，反问：找谁去？找得着吗我！

王秀花说：那你也甬吃柿子拣软的捏！

这话好像说到对方的症了，田家祥一时没了声。看着那一地的鸡毛、腌臢的鸡屎，还有淋漓的鲜血，王秀花不知怎么收拾才好。鸡血渗到土里，方才的鲜红渐渐变为胭脂紫，小院在愈渐昏暗的暮色中多了几分恐怖。

小儿子田永志此时放学回家，正巧看到这情形，顿时吓哭了。王秀花赶忙跑上前，用她粗糙的双手蒙了小儿子的眼睛，说：别怕别怕，好儿子，就几只鸡。

田家祥有两个儿子，禀赋截然不同。大儿子田自由十三岁，身强力壮，做事风风火火，看上去就像田野里一棵粗壮的红高粱。用田家祥的话说：这小子壮得跟头驴似的，你就是拿推磨的棒子打，也打不倒他。小儿子田永志刚满六岁，这孩子自打出壳就是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如今也还是个又黄又瘦的小人儿，外人送他个诨号：三类苗——意思是田地里长势最弱的禾苗儿。这孩子不仅孱弱，心性也不强健，对周围的声色很敏感，夜色里见了自己的影子都会生出莫名的惊悚，一阵小风就能让他感冒发烧，过于强烈的阳光会让他眩晕。田家祥经常嘲笑他的幼子：怎么了？又被苍蝇踢了一脚是不是？

田永志从母亲的指缝里看到了地上的血污和死鸡，嗅到了空气里的血腥，浑身发抖。不用娘说，他就知道这是谁作的孽。对于田家祥的暴戾，田自由已经习以为常，但田永志的身心还不够皮实，面对眼前这淋漓的鲜血和无常的生灵，他缩着身子，瑟瑟发抖。王秀花像老母鸡保护小鸡似的把孩子拽进屋里，回头冲了男人喊：看把孩子吓成什么样了！

田家祥瞥了一眼小儿子，鄙夷地说：两只死鸡就吓掉魂了？难怪人家叫你三类苗！学名名不副实，诨名倒是蛮合适的，几滴鸡血就把你吓成这个熊样子，哪里还像我的种！这要是在战场上，大炮一响，满眼都是死尸，还不吓得屎拉在裤裆里！王秀花在屋里安慰儿子：别怕、别怕，他不是人。

厚皮又来了，像一只慢悠悠的老鳖。他打量了地上的死鸡，说：一阵风，又是一阵风。田家祥脸色铁青，眼皮都未翻一翻。厚皮又说：

大叔，再大的风都刮不走天和地啊！谁怕，您都不该怕；谁生气，您都不该生气。宰相肚里能撑船嘛。听了这话，田家祥脸色稍微好看了一些。厚皮说：这鸡得马上褪，鸡血凉了，鸡毛就不好拔了。

王秀花从堂屋走出。厚皮叫她在海碗里撒点盐，马上烧水，准备褪鸡。开水烧好，厚皮把死鸡浸到热水里，一边教导王秀花：褪鸡的水不能太热，鸡皮烫熟了不好拔毛。水也不能太凉，凉了褪不干净鸡毛。王秀花说：你当俺没杀过鸡？厚皮说：贫下中农很少吃鸡。王秀花说：现在没有贫下中农了，四类分子摘了帽，跟咱一样。厚皮说：大婶子您可不能这么说。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今天说摘帽，那就得摘，不摘不行；可是说不定哪一天又要给他们戴上。政策这东西，霎时的阴晴，赶上的就赚了，赶不上的就得吃亏。王秀花问：地富反坏都翻了过来，党员就完了，是不是？厚皮笑道：婶子你放心。狗走满天下吃屎，狼走满天下吃肉，大叔他万不会被眼前的浪头偃下去的。

听到这话，田家祥说：厚皮你总算说了句人话。

这当儿，王秀花冷不丁说了句狠话：就怕是蜂老自死。话一出口，王秀花的屁股上就被田家祥踢了一脚，但她依然蹲在那里，也没犯嘴。

厚皮说：大婶子，你是锻炼出来了。

褪完鸡，厚皮伸了伸老腰，达撒达撒挪到堂屋里。田家祥把烟朝厚皮那边拨拉一下，厚皮就点了一支烟，说：大叔你也是，跟大婶子怄什么气？你是何等的人物，一村之长，俺这些人要是跟您比，简直就是草木。实话告诉你，我儿子说我这个爹的价值等于零，我不气恼，他说我是零我就是零了？零，大小也是个圈圈嘛。你大人物就得想大事、办大事，是不是？再说，这地今天能分明天就能收回来，不就上边一句话嘛。只要你这书记还当着，大苇塘的天下谁都夺不去！大苇塘村有几个站着撒尿的？谁能像您这样处心无愧地为兄弟爷们儿谋福利？按着胳膊数腿，没一个能跟你比的！

田家祥于是问厚皮：门槛快要给你踩断了，还是那点屁事是不？厚皮说：我能有什么大事？您侄的日子过得有多狼狈，大叔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实说话，我老婆跟旁人相好，不拿我当人，我总得争口气

吧。田家祥问：你老婆应当算个恭谨正派的女人，怎么突然变了窑火？厚皮说：都是改革惹的祸啊。平日里大家都是一个锅里摸勺子，没个干稀分别，席上地下差不了一扁指。可是单干风一刮起来，人就分出了贵贱。前些日子请木匠做了一个饭桌、一张床。做好了饭桌，木匠跟俺两口子一起吃饭。后来做了床，我家那个贱货就不肯跟我睡了。田家祥笑道：你不合做那张床。厚皮涎着脸说：我下地干活，他们俩在家里鼓捣。我出门当厨子，他们在家里吃肉。我想把那个狗日的揍出去，可是好手敌不过双拳，我只好撤退。田家祥问：你才三十啷当岁，那活儿就不行了？厚皮说：那活儿好着呢，嚣张时牛皮鼓都能戳破，可咱没有钱，木匠有钱啊。那女人见人家来钱容易，又舍得花，那家伙一撩拨她就跟老母猪似的仰八了。田家祥愤愤说道：岂有此理！厚皮说：为了争口气，我得多弄两亩地，叫她知道我不光会当厨子，也能多打粮食多卖钱。田家祥说：你说的那点地方，一个人坐上去连旌还堵不严，就是拿到手也多打不了几斤粮，那骚女人也不会觉得你有怎样的了不起。厚皮说：大叔，苍蝇也是肉啊。田家祥说：那好吧，既然你不嫌那块地小，过几天我给你办个手续。

厚皮当即就要给田家祥磕头，被田家祥踢了一脚，他叫厚皮坐下，说：不过，你得给咱大队办一件事。厚皮就问：什么事？大叔你尽管说。我今天就是您的一条狗。田家祥说：街口那条大道，看见了？还是要打通。这么着，你去跟申凤坤说一说，叫他主动拆掉那几间东屋。上一次村里整治街道，碍着兄弟面子我没好意思跟他来真的。这次他可得识相些，不就两间锅屋嘛，又不是金銮殿！

厚皮一听，不说话了。随他厚皮应还是不应，田家祥继续吩咐：如果说通了，彼此都说，我会赔偿他的损失。要是说不通，你就去找几个人，把申家那几间破屋给我打了。两间破草屋，有什么舍不得的！厚皮的脸上堆着一片难色。他咂摸了一阵子嘴，说：大叔，道理呢，谁都明白，可您不是不知道，凤坤大叔的头皮儿怪难剃呢！他是个倔驴，又有文化，我这张嘴说不过他。再说，他家爷们多，我这么榔糠一个人，寡不敌众啊。这件事，大叔您真叫我犯了愁呢。



田家祥说：话不能那么说。你给我弄出街口这一分地，我给你贴边渠一亩多好地，情分的缺口在我这边，知道不？你不干，自然有人干。我不信捧着猪头找不到庙门。

厚皮为难道：现在没民兵了，这挠头的活儿，找谁干啊？田家祥说：你就去找前些日子通街道时被打了屋的那几家，叫他们出来帮忙。厚皮说：那些人对拆院子打屋本就有意见，如何肯出来帮这个忙？田家祥说：厚皮啊厚皮，你啥时能聪明一点儿？我告诉你，你说的那几家，没抽大街前，确实跟申凤坤一个鼻孔儿出气。现在，他们的屋打了，申凤坤的东屋还站在那里，有些人就觉得凤坤赚了大便宜，喘气不顺。这时只要我说打，他们不仅不反对，十有八九还会暗自畅快。厚皮恍然大悟，道：看我这瞎人，到老还是参不透咱大苇塘村人。不过，到时你得下个死命令哟，俺也好有个托儿。田家祥说：到时我在大喇叭里发话，你们只管行动就是。厚皮当即来了勇气，起身说：是的是的，官差人差，差人不差，我是磨道里的驴——听喝就是了。田家祥说：你个熊种，知道汤圆里怎么进的糖！

厚皮正要出门，迎面进来了吕锋。

吕锋也是大苇塘村人，早年和田家祥一起当过兵，又同时退役回来。吕锋上过中学，心性灵活，打年轻时就能说会写，唱过样板戏，还会拉二胡、吹口琴，加上面庞儿俊俏，身个儿出挑，村人给他个绰号，“大姑娘食儿”，意思是姑娘们关注、钦羡、猎取的对象。退役后，吕锋当了团支部书记，田家祥是民兵连长。他们那时都看不上无所作为的支书田福申，两人结成同盟，经过两年多的奋斗，硬是把田福申给掀了下来，田家祥成为大苇塘村的一把手。当是时，田家祥和吕锋好得跟一个人似的。掌权后，吕锋因为和二妮的事被捉奸，决意离开村子出去混，田家祥想尽办法，给他跑到了个工农兵大学生的指标。吕锋毕业后被分配到县商业局当秘书。不久前县上实行改革，领导干部知识化年轻化，吕锋戏剧性地被吸收到县委班子，不久又当了商业局长。

厚皮一见吕锋，就喊：哎哟哎，局长来了，咱大苇塘总算出了个